

村庄 的 语言

CUNZHUANG
DE
YUYAN

火会亮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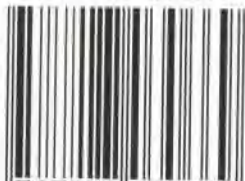
宁夏人民出版社



村庄的语言

火会亮中短篇小说集

ISBN 7-227-03066-0



9 787227 030669 >

ISBN 7-227-03066-0/1-792

定价:28.00元

火会亮 著

村庄的语言

宁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村庄的语言 / 火会亮著. —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05.11

ISBN 7-227-03066-0

I.村... II.火... III.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4834 号

村庄的语言 火会亮著

责任编辑:那大庆 杨文琴

封面设计:吴海燕

责任印制:来学军

出版发行: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银川市北京东路 139 号出版大厦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银川市昊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1230mm 1/32

印 张:8.25

字 数:240 千

版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3000 册

书 号:ISBN7-227-03066-0/I·792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火会亮 汉族 一九六六年生于宁夏西吉县。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曾当过教师、报社编辑。系中国作家协会宁夏分会会员、固原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现供职于固原日报社。

一九八七年开始文学创作，主要以小说、散文为主。作品曾被《小说选刊》、《小小说选刊》等选载。小说《挂匾》《名声》《寻找砚台》等在固原市第三、第四和宁夏第四、第五次文学艺术评奖中获奖，是固原市小说创作「十颗星」之一。作品入选多种文学选集。《村庄的语言》是其第一部小说集。

责任编辑 那大庆
杨文琴
封面设计 吴海燕

宁夏人民出版社
NINGXIA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小童工作室

- 挂匾
- 端午
- 官司
- 名声
- 堡子
- 寻找砚台
- 被遗忘过的故事
- 传记与影子
- 民间表演
- 村庄的语言
- 下乡
- 醉社火
- 罗曼沟
- 花被风吹落
- 拍摄花絮及其他
- 枯井
- 唢呐声声
- 年的声音

序一：印象及其他

陈继明

固原有个火会亮，铺开稿纸时，冒出这样一句话。想一想，这话的意思其实很浅近，表明我对固原这个地方是很有亲切感的，而这亲切感是与生活在此间的一些朋友有关系的，比如火会亮。火会亮，姓火，一个热辣辣的姓，而且“会亮”，一个简单朴素的希望。我曾多次禁不住猜想上火会亮的父母，起这个名字时的情态，隐隐然如在眼前，令人感动。火会亮至今没“火”起来，我知道，很多朋友私下里都曾为之叫屈。我接触火会亮的稿子，是若干年前在《朔方》当小说编辑的时候。那时，火会亮是编辑部相当看好的几个作者之一。我记得，我和冯剑华女士，经常手捧火会亮的稿子，啧啧称奇。火会亮的稿子总是抄得很整齐，字迹秀雅，绝无涂抹之

处，甚至没有擦痕和粘补的痕迹。这样的稿子，无论质量高低，都让人偏爱。而经验告诉我，抄写整洁，有洁癖之嫌的稿子，通常也写得不错。火会亮的稿子，还不是“不错”二字就能说尽的。他的句式很妥帖，舒卷自如，不急不躁，骨子里透着安闲和宽容。这样的句式和语态易见于中老年作者，而且也常连带着僵化平庸这样的缺点，火会亮则不然，他的每一篇稿子，都抓得很准，显示出过人的敏锐和机警，表达也比大多数作者更成熟，更老到。我记得，《挂匾》等稿子发出来后，我们都翘首以盼，希望有好的反响，结果却一概默默无闻。这原本也是正常的，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挂一漏万，通常都是如此。金子是用来发光的，也是用来埋没的。我们得认这个理。火会亮，比他的作品更令我敬佩的，正在这儿。我看到，他总是安之若素，一笑置之，从来不怒气冲天，不“火”冒三丈。而文坛上常见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很多人什么都得到了，还在怨天尤人，很多人功夫没下多少，尾巴翘得老高，而火会亮从来没有半句牢骚，仍旧那么踏踏实实，不紧不慢。先前听说他的一个短篇，被《小说选刊》转载了，他知道后，来了一句：“终于开和了。”我是从旁人嘴里听到的，我大笑不止。笑过之后又想哭。其实，火会亮的境遇，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境遇。这个世界人太多，人和人组成的社会，通常会变得不可接受，这是人的基本境遇，造成这样的状况，每个人又脱不了干系。所以，一个优秀的作家，是最不该埋怨的。他唯一应该做的，就是承受和体悟，另外就是等待。文学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心里有一份真爱，不出名，不“火”，也罢。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是五六十岁才开始写作的，六十岁才出了第一本书，当然，这之前，他在生活，在体会，而且真心喜爱写作，有一颗仁厚之心，出了名之后依然喜欢去酒吧，喝啤酒，过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这才是令人尊敬的作家。出名迟早，名气大小都无所谓，真爱是难得的，永葆仁厚之心是难得的，不被器重仍然平静地爱着、仁厚着，就更难得。平心而论，我自愧不如。我每年发表的作品不算多，但似乎比火会亮要多，每每有作品发表，我都能听到火会亮的声音，通过电话线从固原传来，三五句赞扬，或一两句批评，都是真心诚意，不随大流，独抒己见，令人信服，更令人宽慰。一个来自亲兄弟的赞扬或批评，是不含杂质的，令人难忘的。更多的时候，电话里的火会亮，并不谈文学，别的话也不多说，就像是天天见面，

勿需客套。最后的几句话总是：“来嘛”，“来喝酒”，“来走走”。这些话用固原话说出来，显得更加平实家常。放下电话，我总是要生出淡淡的凄凉感来。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很难随便“走走”了，那么，我的双脚被谁捆绑住了？我在瞎忙什么？我相信，每个人如果有机会这样扪心自问，大概都会暗生凄凉的。写完这篇文章，一定要抽时间去固原走走了。

2005.8.1

序二：火会亮和他的小说

石舒清

火会亮

1

有些人你会记住与他第一次相见的情景，所谓第一印象深刻，但与火会亮初次相逢的情景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这也许是因为火会亮自己的一些原因，火会亮不是一个咋呼的、好表现的人，他是那种怀有相当的自信，却又甘愿将自己埋设在人里面的人。因此虽不能一见之下将他牢记，但交往过几个回合，就会觉得这个人明晓事理，敦厚人情，远不是那种容易记住也更容易忘掉的人。

我脾性乖张，惧怕交往，有时听见电话铃响，瞪着那一个个咻咻而来，煞有介事的号码就是不接，但与火会亮就不同，

实际我与火会亮之间的联系是极少的，他偶尔铁树开花那样来一个短信什么的，我则必须尽快地回过去，好像我们之间有着某种约定，非如此不可似的。

2

1995年，我到《固原日报》培训，与火会亮共处一个月。现在想来，那是一段值得回味的日子。火会亮敦促我给编辑的副刊写点随笔，这就使我手上有事，不至于空虚，而他则在忙完编务之余，把稿纸铺开在办公桌上写小说，好像是篇幅很大的稿纸，使人觉得可以在上面往来驰骋，游刃有余，但同时那大片的空白又让人发怵。我当时很奇怪于火会亮能在办公室里写小说，我是不能的。他还讲起他和古原在西吉一所中学教书的时候，夜里两人就各凭一桌，伏案写作，一直可以写到天亮而无倦怠之感。感慨说这样的激情不再有了。我们也谈文学，谈的什么忘了，但当时的那份热诚和投入至今还可忆及。他无意间讲了一个什么细节触动了我，使我历久难忘，几年后真就写了一个《花开时节》的中篇小说，发表在《朔方》上。

3

同时便得知火会亮是很能喝酒的，关于火会亮的喝酒醉酒，朋友们之间是有一些段子可讲的，我听到这样的消息，联想到火会亮豪饮大醉的样子，很觉得快慰，认真于做人，踏实于做事，纵情于豪饮，加起来，就庶几是完整的火会亮了。

毕竟他是姓火的人，他里面那些烈火一样恣肆难宁的东西，自然是很容易与酒相会，同酒共燃的了。

说到喝酒，我又想起一桩十几年前的事来。

是在固原的一次文学笔会上，大家就喝起酒来了，我是不喝酒的，与酒道更是丝毫不懂，先是一一谢绝着，忽燃兴之所至，与其中一诗人作势干了半杯。火会亮顿时变色，把我叫到一边，叮嘱说这样是不对的，要么谁的酒也别喝，要么就全喝，不然就会招致误会。

酒也有道。

不知为什么，我竟记住了这件事，而且过去了这么多年，当时喝酒

的场面，火会亮谆谆告诫我的样子，至今还历历目前，可见此事给我的印象之深。

4

陪客人去过火会亮家一次。

他家在一个崖畔下面，院子简朴、宁和、干净。在火会亮家的炕墙上，贴有一些窄条红纸，上面写着庆福祛邪的文字，这在回族人家里是没有的，在一般汉族人家里也不常见，因此使我难忘，使我觉得某种传统与文化的东西，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在其平淡无奇的背后，总有着某种古奥难测的东西。

也见到火会亮的父母家人。记得火会亮的父亲赤着小腿，好像双脚刚从泥里出来，显得精干、诚朴而又不失礼仪和尊严，就觉得这院子和生息其间的人有着一一种天然的和諧与统一。

后来又去看了他们的村庙。

庙在村子的顶端，如一小院落。里面塑有不多的几座神像，在寂寞中满足着似的。香火并不很盛，望着那些披红挂彩，面孔冥漠而又静足的神像，想到一方水土的心意与祈盼，我一瞬间觉到一种近乎古老的温馨和忧伤。

在这样的小村里，出现几个质朴的歌者实在是不足为怪的。

我觉得火会亮小说的气息就是他的这个村子的气息。

我想火会亮要是写好他这个小小的村子，那么在文学上，他无疑也会获得相当的成功。

火会亮的小说

这就轮到说火会亮的小说了。

说过火会亮这个人，倒使我觉觉得不知怎么来说他的小说了。

我越来越觉得，一个作家无论写什么，说到底都是写自己，你不可能脱离自己去写作，你不可能写出自己所没有的东西来。我在写作上屡屡见到一些能于粉饰，巧于装扮的人，似乎写作的全部目的就是遮掩自己的本来面目，但老实讲，何其高明的手段，这个自有的面目无论妍丑，却是怎么也遮也遮不住的。总能在字里行间，防不胜防地露将出来。

火会亮的好处是，他的成长背景，他的家庭环境都决定了他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种毫不粉饰，袒露真我的写作，像树木有着根基一样，这样一种农耕式的写作其实是最扎实最可期许的，如果把火会亮的一篇篇作品比喻成果子，那么这一只只果子自然有大小之分，但不会有一只会腐坏到不能吃。

火会亮的写作总是让人想起中国作家里一些最诚恳最勤勉的劳动者来，譬如柳青、路遥等等，在中国作家里，这样一种作家确乎是不多的。

因此，虽然火会亮于今为止还没有结出一只大果子让我们喜悦并给我们以信心，但只要他的果子还在树上长着，只要他紧守着他的有根基的树，那么大树结出大果子来，应该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事。

2005.8.17

目录

- 001 序一：印象及其他（陈继明）
 004 序二：火会亮和他的小说（石舒清）
- 001 端午
 011 挂匾
 025 民间表演
 036 年的声音
 043 村庄的语言
 051 罗曼沟
 063 醉社火
 079 枯井
 091 唢呐声声
 109 传记与影子
 118 下乡
 123 拍摄花絮及其他
 131 被遗忘过的故事
 142 花被风吹落
 152 寻找砚台
 172 碾子
 191 名声
 220 官司
- 245 有关火会亮小说评论观点辑录
 252 后记：自己鼓励自己（火会亮）

端 午

临近端午的时候，去年的会长抱着一个装过啤酒的大纸箱，递到老蔫手里之后说：“老蔫，今年该你了。”然后，蹲着给老蔫点数去年庄里庙事上用过剩下的东西：两盒香表，二十一根蜡烛，还有收粮筹款用过的一沓花名册子。

上届的会长走后，老蔫又把这些东西通通装进纸箱，放在方桌上。老蔫仰面躺在炕席上，屋顶上漏过雨的几个窟窿眼眼在他眼前忽闪忽闪的，他的心里止不住也就忽闪忽闪的。

会长不是官，不是国家行政级别中的一个职位，它只是高竈这搭民间祭祀设下的一个头头。大大小小的节日到了，会长早早地打开庙门，洒扫祭台，侍奉香火。本来早年间一到五六月时，会长还要留心冰雹大雨，看见山角泛起云团，便快地跑

进娘娘庙，压香敲罄，意在祈神免灾。但现在人们不信那一套了，会长也就清闲得多。会长最忙也最有风头可出的时候是五月端午娘娘庙里唱神戏。唱戏之前，会长要去各家收粮收款；剧团来了，会长要负责安排住宿吃饭；大戏开演之前，会长还要拟一纸发言稿，代表接待剧团的全体村民站在舞台上致个词什么的。

会长不是官职，产生也就不经过民主选举，它只是按着高窰人由南到北的居住顺序朝上挨，挨到谁，就是谁。一般人根本不把会长这事看在眼里，可对于老鳘，那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在高窰，老鳘属下等村民，一是他家穷，屋里屋外除了一把庄农外死活再没有个赚钱的门道；再就是他为人太老实，在庄间抬不起头，活了四五十岁，除偶尔在婆娘娃娃身上撒点小气外，人多处就从没见他高声说过话。这样，老鳘自然就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了。

晚上的时候，老鳘欠在炕墙上抽早烟。烟棒夹在老鳘两根骨节粗大的手指中间，烟头便时不时地在暗夜中亮亮地闪一下。伴随着婆娘娃娃满炕隆隆响的鼾声，新奇的思想便在老鳘的胸腔里窜上窜下。

这一夜，老鳘翻来覆去一直熬到天亮。

日头朗朗地照着，包裹着高窰的那些厚实的庄稼渐渐地在微风中曼舞起来。靠住村庄最近的山塬上，绿色整个儿从塬头披覆下来，柔媚一如拖着裙幅的娇艳女子。这时节，横卧在村庄以外的那条窄窄的川道，成了高窰人眼里一年四季中最清爽烂漫的风景。

没有一丝儿云，天空瓦蓝瓦蓝。

趁着好天气，依然穿着草鞋的南边的货郎们，把针头线脑、明星图片和端午节女子绣花荷包里装的香草用拨浪鼓摇着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送过去。

男人们忙着到集上买香表，女人们则整天钻在厨房里，煮甜醅，做凉粉，烙圆圆的有十二生肖造像的花馍馍。

娃娃们的劲头大极了。娃娃们在河湾里的柳树上砍下来一捆一捆湿湿的树梢，扛上山去，然后在近旁最高的山塬顶上用柴草搭一个高垛，让日头曝晒四天，等端午节前一天的后半夜，东方现出一片乳白时，点高高山。

村庄里隐隐地飘荡着肉香。

娘娘庙紧闭了半年的厚重大门也就在晨昏的微光中发出一声一

声吱吱扭扭古朴热闹的开合声。

五月初一的时候，高窑的头头们开小会。这是端午节唱戏之前减免不了的筹备大会。开会前，村长在高音喇叭里通知应该到会的人的名单。通知的人中有支书、村长，一、二、三、四组的组长，以及会长老蔫和一个闲汉子老棒。叫到老蔫的时候，村长还特别庄重地呼喊了一声他的大号：高德才。

喇叭的余音在村庄上空嗡嗡喧响，老蔫站在屋檐下好半天没醒过神来。

赴会之前，老蔫抖抖索索从箱底里翻出来一件深蓝色涤卡中山装。这是老蔫一年中只有正月初一拜年时才穿的节日服装，现在拿出来，屋子里居然有了一种祥和喜庆的色泽。他穿戴整齐，站在当院里稳稳帽檐，把前面的两片衣襟扯了扯，然后响响地对着大门咳嗽一声，吐一口浓痰，仿佛自己给自己壮胆似的。

开会的地点在村长家里。开会的程序一般是先由支书简短阐述一下今年端午唱戏的意义，支书说，唱戏不单单是为敬神，还要搞活经济，可以动员附近乡镇的个体户到戏场周围摆摊设点，开饭馆啦，搭铺子啦，设照相简易棚啦，安录像厅啦，等等等等。接着由村长宣布到会的每个人的分工：请剧团的，背个肥羊去打点电管站的，负责给演员们笼火烧水的……剩下的就是搞治安维持戏场内外秩序的零碎事儿了。

村长吧嗒吸了一口旱烟，说：“治安这一揽子，我看今年还是由老棒给咱们管上。”

“能成。”老棒说罢，屁股挪了挪，顺手捋一把袖子，给会场里的人都露了一下小胳膊上紫黑紫黑的肌腱。

按照老棒的意思，今年搞治安的应该弄上十二个小伙子，一人一根柳扒条，胳膊上再箍个用白广告或黄广告写上“执勤”二字的大红袖章。

村长算了算，花销不大，当场应承下来。老棒勾下头捅了捅老蔫的腰，占了便宜似的偷偷一笑。

临到散会的时候，村长问：“老蔫，你看这安排合适不合适？”

老蔫怔了怔，后来明白是问自己，就忙往前凑了凑，双手扶住膝头，躬一下腰，说：“好着呢，好着呢。”

大家的目光就一齐看老蔫。因为唱戏所需的一切花销得靠老蔫接